一生愛戀一條河 許玲齡

2018年高雄市長選戰，韓國瑜提出「在愛河蓋愛情摩天輪」的政見，引起廣泛討論，一時間，「愛河」成為全國關注焦點。我突然想起一位與愛河談戀愛20年的女人，於是打電話給許玲齡，想聽聽她對這個政見的看法，玲齡姐劈頭問了一個，令我這個高雄人汗顏的問題：「你知道這條河為什麼叫愛河嗎？」為了認識這條河，更為了聽許玲齡與這條河之間的愛情故事，我們相約喝咖啡。那天午后，我聽了好多愛河的故事，有哀傷無奈，有搞笑甜蜜。咖啡喝完，我不知不覺也愛上這條城市之河。

見面這天，許玲齡帶來了一大疊幾十年來她投書報紙的剪報、泛黃照片和撰寫愛河相關的書籍，一一翻閱與我分享：「你看愛河那時候是這個樣子？」、「這張是我從橋上拍下去的。」、「這個是我們舉辦走河活動。」許玲齡一一跟我解說，表情那般甜蜜，就像品味著珍藏抽在屜裡的情書。

許玲齡是1994年高雄文化愛河促進會成立時創始會員，她說：「因為讀書會，認識很多文化界同好，那時候大家已經成立了衛武營自然公園促進會、柴山自然公園促進會，於是希望由女性來主導成立文化愛河促進會，讓愛河能成為真正的城市之河。」糊里糊塗墜入愛河的許玲齡，那一刻起日子不再是「英英美代子」，這場戀愛談得驚心動魄、可歌可泣，過程中曾接過撒狗血的冥紙、抗議咒罵電話，面對居民的責難不領情，還有躲黑道的拍照蒐集資料。

愛河原名高雄川，4、50年代原是一條清澈宜人的河流，1948年市民陳江藩在此設遊船公司，讓情侶能來此划船約會，詩人呂筆為公司取名「愛河遊船所」。1949年一場颱風，將愛河遊船所招牌吹落只剩「愛河」二字，就在商家未修復時，愛河發生了殉情事件，甫從北部下來高雄的記者於報導時，看岸邊愛河二字，就以「愛河殉情」為題報導，從此，大家都稱這條河為愛河。許玲齡說：「這是個美麗的錯誤，愛河有了一個浪漫的好名字。」儘管庶民都叫它愛河，但政府正式更名，卻是1992年之後的事。

清澈美麗的愛河在50年代末期開始，因為附近家庭廢水、工業廢水的排入，烏黑惡臭的令人作嘔，許玲齡說：「我記得很小的時候，端午節曾經和家人來愛河邊看海軍快艇的水中爆破，每一次水柱沖上來時，岸邊就拍手歡呼，但上國小以後就沒有了，因為愛河太臭了，已經不能做表演了。」後來許玲齡去台南念高中，某次同學會，和讀出海口旁的高雄女中同學聊天，同學跟她抱怨，夏天寧願忍受悶熱，也不打開教室窗戶，因為從愛河飄過來的氣味實在太臭了。

剛開始，許玲齡在文化愛河促進會負責田野調查的部分，她去訪問許多老一輩市民，發現他們對愛河有許多美好的回憶。許玲齡說：「有位老先生回憶他初中念的二中就位在愛河旁，二中那時校規有一條『到愛河游泳記大過一次』，因為大家放學喜歡脫到只剩內褲，然後攀盪岸邊的長竹子，跳到愛河中央戲水。還有位老人回憶讀書時因為家裡窮，會到愛河旁去抓螃蟹回家加菜。」當促進會第一次舉辦走河活動時，一位老里長老遠送來飲料和零食，抓著許玲齡的手說：「終於有人要替愛河說話了！」老市民對愛河美好的記憶，讓許玲齡心中有些許愧疚，這麼美的一條河流，為什麼我們住在這片土地上的人，沒能好好守護它，卻在它被糟蹋後還嫌它臭、嫌它髒。

又髒又臭的愛河一直到1979年，蔣經國南下參加位在愛河旁地下街商場開幕活動時，一出地下街聞到愛河惡臭，怒罵「有辱國格」，有了中央的重視，高雄市政府開始進行愛河的污染整治工程。1987年愛河水質終於有效改善，那一年，高雄市政府大大舉辦慶祝活動，那時候有一位市議員為了證明愛河水變乾淨了，就穿著中山裝、皮鞋跳進河裡，5分鐘後上岸，然後從口袋拿出一隻螃蟹。許玲齡說：「你知道嗎？這事還上了國際媒體，我一個外國朋友跑來跟我說，在河裡游泳5分鐘，螃蟹就游進衣服口袋，機率比走在路上被雷打到還低！」想像那荒謬的畫面，我和許玲齡忍不住大笑！

除了髒臭，沿岸聚賭、私娼寮等問題，愛河還是讓一般市民遠避，為了收集資料許玲齡常常帶著棒球帽，拿著相機到處拍照，她說：「我跑進重建前的仁愛公園裡拍照時，感覺廢墟石洞裡有眼睛盯著我。當我從公園走出來，附近的民眾跟我說，『小姐你揪好膽，竟然敢自己跑進裡面。』我這才知道裡面並不安全。」不只如此，當時政府在愛河岸興建的涼亭成為老人聚賭、賣假藥，甚至角頭勢力介入的治安死角。許玲齡也是拿著相機在橋上拍照，黑道在橋下指著她罵，並且要衝上來搶她的相機，許玲齡說：「幸好，我跑得快！」

一條河我們一聊3個小時，若非我得趕赴另一場約會，我真想繼續聊下去。匆忙收拾東西時，我問許玲齡支持在愛河蓋愛情摩天輪嗎？許玲齡臉色凝重的說：「要仔細看計畫的內容。」她說：「當初因為我們沒有守護愛河而讓愛河受傷，現在好不容易愛河重新恢復美麗，絕不能讓悲劇重演。」我知道，眼前這個女人為守護愛戀20年的河流，已再度啟動戰鬥模式。我問她：「不怕嗎？」許玲齡說：「我屬虎，獅子座，沒在怕的！」說完，爽朗的大笑，笑聲裡有溫柔的愛與無畏的勇氣。很難想像，為愛要征戰的這女人，今年70歲了！